

外国电影从刊



11

外国电影丛刊11

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译室编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4 北京

目 录

电影剧本：

纽伦堡的审判 编剧：〔美〕艾比·曼(1)

翻译：孟昌

戒严令之夜 原作：〔日〕五木宽之(111)

编剧：〔日〕梦野京太郎 佐佐木守

翻译：郑民钦

《戒严令之夜》创作记事 〔日〕梦野京太郎(205)

最后音乐会 编剧：〔意〕路易吉·科齐 (209)

米凯尔·德尔

编译：张奉奎

影星生涯：

最重要的是角色

——法国著名女演员罗密·施奈德小传 晓丹编写(258)

创作札记：

一部历史片的拍摄记 〔美〕维·齐格蒙(279)

朱角译

外国电影流派简介 石明非编作(297)

编后 (314)

纽伦堡的审判

编 剧：〔美〕艾比·曼
翻 译：孟 昌

序 幕

1946年10月16日。德国。纽伦堡。法院宫。

深夜一点钟。纽伦堡监狱的刑房充满了刺眼的白光，使光秃秃的灰泥墙蒙上一层像死人一样苍白的颜色。大厅中央放着三架木绞架。

绞架的右边聚集着五十多个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身着军服，这是些盟国军官。一位美国上校正在对他们讲话。

“按照管制委员会通过的条例第十条，请你们到这里来作处决战犯的证人，这些战犯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了罪的。”

站在人群中的一些穿便服的人，掏出了铅笔和笔记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厅中间的一扇门。既然照相是被禁止的，那他们只好尽力把即将进行的处刑情况描写得更确切些。现在他们无需久等了。

上校讲完话，刚在聚集着的人们前排坐下，小门就打开了。两名美国士兵押着一个穿便服的瘦男人走了进来。他旁边跟着一个神甫。他们走到一架绞刑架的台阶跟前，美国上校向他们走去。在集合着的人群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声，他们认出了进来的人。

“您叫什么名字？”上校问。

“乔西姆·冯·里宾特洛普，”犯人低声说。

士兵们领着他走上绞刑架，监狱的神甫伸出一只手来帮

助这位昔日的第三帝国外交部长走上台阶。里宾特洛普显然没注意到神甫。士兵们几乎是把他提了上去。

他站在绞刑架台上，微微发颤，竭力保持着自尊的态度。一名美国上尉也站在台上。他走到犯人跟前。

“您有什么话要讲吗？”

犯人大概没听见，他望着上尉。上尉等待着。没有回答。

最后，上尉退了下来。一个矮小而结实的刽子手美军上士走上前去。他把一顶黑风帽套在里宾特洛普的头上，系紧了带子，又把一根索套抛到他的头颈上。纳粹部长浑身发抖，上士走下台阶。

里宾特洛普的尸体落到地道入口，好像发出咔嚓一声^①，就消失了。

在第二架绞刑架台上的是威廉·凯特尔元帅^②。他穿着一件没熨平的衣服，没有佩戴军衔和勋章，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空间，垂手侍立着。他此刻正在揣摩自己最后一次战役的计划，嘴一动也不动。再过一会儿，他就要消失在历史的地坑里了。

在第三架绞刑架台上的是恩斯特·卡登勃伦纳^③。

“您有什么话要讲吗？”

① 行刑后，整个尸体一下子从地道口落进地坑。——译者

② 从1935至1938年2月4日，他是当时德国陆军部长布朗伯的参谋长；希特勒统率了武装部队时，任命凯特尔为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任。——译者

③ 在奥国合并于德国以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保安部长。1943年1月30日，他被任命为保安警察队和保安勤务处总负责人及德国保安总局局长。——译者

“有，我要讲。”

他从上尉身旁看着台下的观众。他用一口流畅的德语开始讲话，声音里带有他的祖国奥地利悦耳的乡音。

“我忠心耿耿地为我的祖国和人民服务。我依照我国的法律履行了我的职责。关于所犯的罪行，我感到遗憾。我没有参加这些犯罪行为。”

他向寒冷的上空伸出一只手。

“祝你幸福吧，德国！”

一刹那，绞索就勒紧他的脖子。当一切好像都完了的时候，绞刑架下忽然发出了一种类似呻吟的声音。这种呻吟在法院宫的宽敞的大厅里引起了回声。

—

“我真不知道，这里遭到那么大的破坏，”戴恩·海伍德说，眼光扫了一下纽伦堡街道上的断垣残壁。

“对这些破房子还用得着许多炸弹吗？两颗炸弹，它们就像纸糊的那样全倒塌了，”参议员倍尔凯特用一种行家的声调答道。

1948年1月，一辆黑色的“米尔杰斯—宾茨”牌大轿车沿着一片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荒地行驶着。这里是过去的市场——马尔克特广场。

戴恩·海伍德靠在后座的扶手上，瞧着那些被破坏了的街道。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了许多情况。他不难想像出这座遭到战争蹂躏的城市的生活情景：人祸，饥谨，贫困。所有这一切，他都亲身经历过。当他小时候，在新英格兰铁路上当信号员时就已经经历了。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也一直生活

在贫困之中。

他现在六十多岁了。他说话略微带着新英格兰人所特有的时强时弱的重音。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的态度、脾气和性格在许多方面都有点像一头活到了年龄的老水牛。

“您瞧这堵墙，法官，”参议员转身对海伍德说，“这堵墙是从……是从什么时候起就竖立在这儿的，施密德？”

“1219年，”司机淡漠地说。

“1219年，”参议员重复了一遍。

参议员倍尔凯特操一口南方口音，风度非常文雅，但是必要的时候就像钢铁一样强硬。他那彬彬有礼、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仪态，使他博得了并不亚于林顿·约翰逊的外交名声。

汽车从纽伦堡大体育场旁边驶过。海伍德瞧着窗外。

“这就是他们举行纳粹分子集会的地点吗？”

参议员倍尔凯特肯定地点点头。

“他们全都来到这里。希特勒，戈培尔，以及他们的全部伙伴。成千上万的人从德国各地来。”

海伍德默不作声地看了大体育场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是从新闻纪录片上记得这个地方的。”

汽车开到没有受到轰炸的城郊，在一幢大房子面前平稳地停了下来。这幢房子坐落在广大的围墙和花园的环抱之中。战争仿佛从这幢男爵的私邸旁边过去了。只有大门上边被机枪打穿的灰墙上的一些小窟窿，才使人们想起了战争。

海伍德随着倍尔凯特下了车。他从施密德旁边走过，后者给他打开了车门，“温顺地”按立正姿式挺立着。海伍德瞥了这幢私邸一眼，就又返身向汽车走去，施密德正忙着从行

李箱里把行李取出来。然后海伍德跟在倍尔凯特后面，登上台阶，向大门走去。

大门里站着三个人，正在等待他们：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的美国上尉和做出守候姿态站在他背后稍远一点的一对中年德国夫妇。

“您好，上尉，”倍尔凯特说，随着转向海伍德，“你们认识一下吧，法官。这位是拜尔斯上尉。海伍德法官。拜尔斯上尉是委派给您的。”

“委派给我做什么？”海伍德冷淡地问。

“我将为您效劳，先生，”拜尔斯微笑地解释说，“我是您的主要办事员。联络官。听凭您的差遣。”

海伍德含糊地点点头。

“这些人是侍候您的，先生，”上尉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哈里别施塔德先生和夫人。”

“您好！”哈里别施塔德夫人说。

“您已经和您的司机认识了，”上尉说。

“愿为您效劳，先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需要我的话，”施密德淡淡地说。“不管什么时候，白天或晚上都行。”

海伍德又微微点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让法官看看他的府邸吧，”参议员对拜尔斯说。

过了一会儿，府邸草草视察完毕之后，海伍德、参议员和拜尔斯走进客厅。

这是一间陈设豪华、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尽管面积很大，由于陈设着许多具有十九世纪式样的笨重家具和两面大镜子，房间仍然显得很窄小。只有一架华丽的“别赫施坦”牌的竖式钢琴给这个房间的笨重家具带来一点花样。

倍尔凯特在一张不大的红色沙发上坐下后，就用手势请上尉坐到他的旁边。

海伍德站在竖式钢琴旁边，仔细地观看它的优美的线条，然后对坐着的倍尔凯特说：

“这一切我都用不着，参议员。”

倍尔凯特宽厚地微笑起来。

“合众国政府在从事某种活动时懂得怎么做，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海伍德不理睬他的微笑。

“还有什么应当告诉法官的，上尉？”倍尔凯特的声音听起来很尖锐，好像他要表明自己丝毫不理睬海伍德的犹豫似的。

“一切必需的东西，先生，我们都在军队商店里购买，”拜尔斯说。“市场上东西少，居民过着吃不饱的生活。商店在哪儿，司机会知道。”

拜尔斯走到桌子跟前，从桌上的公事包里取出一个纸夹，把它递给了海伍德。

“这里是控诉书，先生，您也许想翻翻看吧？”

海伍德取过纸夹，把它打开。

“我希望，先生，您在这儿会感到方便，”拜尔斯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派人来找我。我的办公室在法院宫里，就在您的办公室旁边。”

“谢谢您。”

“再见，参议员，”拜尔斯还是用那种清楚的、断断续续的声调说。他开门走出去。

海伍德悄悄地张望了隔壁房间一眼，哈里别施塔德夫妇

仍然用侍候的姿势呆立着。

“我要三个仆人干什么呢，参议员？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白痴啦。”

参议员倍尔凯特微笑了一下。

“这对于他们比您更为需要，他们要靠您生活。”

笑过之后，参议员亲切地拍拍海伍德的肩膀。

“您在这儿，我很高兴，戴恩。我们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

海伍德看了倍尔凯特一眼，他打开了拜尔斯留下的纸夹，就一页一页翻着。参议员显然带着关切的眼光凝视着他，然后走到他跟前。

“这项工作合您的意吗，戴恩？您还没有对我谈呢。”

海伍德没有立即回答。

“合意也好，不合意也好，反正整个美国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胜任这项工作，”他终于说。

倍尔凯特不安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

“您非常明白。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也死了。戈林没等到上绞架就自杀了。剩下一些无足轻重的人，谁还甘愿为他们奔命。杜鲁门禁止联邦的法官们到这里来。哪里找得到候补人？”他直盯着倍尔凯特的眼睛继续说。“您怎么认为我不明白这一点？”

参议员倍尔凯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我希望，您不会因来到这里而后悔吧？”

“不，不后悔。我只不过想让您明白，不是所有从缅因州来的地方法官都是厚脸皮的。”

参议员感到很窘。他岔开了话题。

“州里有什么新闻吗？政治情况怎么样？你在这里呆上两个月，就会和外界隔绝了。”

“一切照旧。经常乱七八糟。”

“我对新的领导愈来愈信任了，”倍尔凯特说，“说真的，我怀疑了杜鲁门很久，可是现在，我觉得他是个精明干练的人。马歇尔计划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啊。”

“我应当告诉您，参议员，在这方面我了解得很不够。我一直还在想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弄清楚。也许，我已经落在生活后面了。”

倍尔凯特觉得海伍德的回答好像不愿谈论政治问题。

“我希望，您在这儿不会感到孤单吧？”

“不会。我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嗯，如果您仍然想到社交界去活动，我相信，结识我们所有的军人，会使您感到高兴。我们经常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梅林将军家里，就是在“大饭店”舞厅里。每星期五那里都举行晚会。当然，天晓得这是什么，不过我们美国人在纽伦堡这里生活，却像亲密的家人一样。”

“谢谢您，参议员，谢谢您的一切，”海伍德送参议员到门口时说。

“法庭上再见啦，”参议员边走边说。

海伍德走到竖式钢琴跟前，翻开了纸夹。

在第一份控诉书的封面上别着一张相片。艾伦斯特·雅宁的脸正对着海伍德。

这时候，艾伦斯特·雅宁和其他三个犯人正在纽伦堡法

院官的监狱里梅谷爱尔上校的办公室中，他们站在上校面前。

雅宁六十岁稍稍出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还在步兵部队服役时，就保持了军人应有的姿势。高大的身材使他显得更为魁伟。他站着不动，眼神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他正在想心事，大概没听见上校说的什么。

梅谷爱尔上校清楚地说出每一个字，他正在给犯人们介绍监狱的规章。

“牢房里禁止你们携带锋利的切削用具。你们进入牢房时，必须把皮带交给卫兵。晴天，允许你们早晚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一天两次，散步的时间通常一天不少于一小时。如果你们想在监狱里，在花园或图书馆里干点什么工作，你们应当向监狱精神病医师佐瑟夫大夫说明。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写字条交给他。”

一个站在他旁边的中士把他的话翻成德国话，仿佛每一个字都是射出来似的。

“现在把你们的东西交给卫兵！”

拉姆倍、霍夫施特特尔、哈恩和雅宁都遵守这个命令。

“衣服和私人的小物件允许你们随身携带，”上校结束了讲话。

犯人们在卫兵的押送下走出了办公室。梅谷爱尔上校在后面目送着他们。然后把他们的拘票从桌上一张一张地拿起来。

犯人们沿着走廊走着，然后登上了螺旋梯。螺旋梯的两边都用栅栏隔开，以防犯人企图自杀。

艾米尔·哈恩跟在第一个身穿军警服装的卫兵后面走

着。他的灵活机警的眼光留意着他们走过的走廊和楼梯上最细微的地方。他是不愿到这种地方来的，他不禁想起了从前那些曾经上过这条楼梯的人来。他们有多少人走过这里呢？几千？几万？谁能数得清呢？甚至他，艾米尔·哈恩，这个前巴伐利亚总检察长，也数不过来，这些人曾经遵照他的命令登上这条楼梯。他现在跟在一个咀嚼着橡皮带的卫兵后面迅速地走着。哈恩以一种难以掩盖的轻蔑看着他。我的天，他想，无论我们的士兵怎么笨拙，也要比这位好上一千倍，至少比他整洁些。

紧紧跟在哈恩后面走的是弗里德里希·霍夫施特特尔，他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霍夫施特特尔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衣服穿得简朴整齐，使他像一个正处在挫折时期的中等实业家。他的眼光戒备地转动着，每当卫兵中有谁向他这边看一眼时，他就急忙微微一笑，尽力给人造成一种好印象。但是他那每走一步都要扶着栏杆的手却在颤抖着。有件事的确叫他害怕：他曾是纽伦堡审理特别重大案件法庭的庭长。在这方面向他提出的控告比对他的同事提出的更为严重。

第三个是维尔聂尔·拉姆倍，他的目光呆板地凝视着前方。这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头子。此刻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犹如一场恶梦。他，维尔聂尔·拉姆倍，这个巴伐利亚审理特大案件的法官，竟然坐牢！

最后一个是艾伦斯特·雅宁。艾伦斯特·雅宁，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的整个外貌，都是德国人所熟悉的：俾斯麦式的胡子，高大的身量，粗笨而微微拱起的双肩。他曾经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司法部长。在这之前他就获得了这样的声

誉：连希特勒也都要对他忍让三分。

“皮带！”一个卫兵猛然喝了一声，把他拦住在一间牢房的旁边。

雅宁把皮带解下交给卫兵。他只得提着裤子不让它掉下来。

“就在这里！”卫兵说。

雅宁打量了一下这间简陋的住所。一张铁床紧挨着一边墙。他看看泥灰剥落的墙壁，然后望着一扇带铁栏杆的小窗户。

走廊里有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随着又是一扇。

雅宁的裤子滑溜下来，他把它拉紧。又是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是第四扇。他听到卫兵走开的脚步声。

二

纽伦堡法院官开庭的大厅。哥特式的大钟上十点差五分。旁听者的座位还有一半空着。

最便利的地方留给报界和广播电台的代表，但是记者不多。他们正在谈论上流社会最近的一些流言蜚语，彼此说一些半庄半谐的流行笑话。他们在这里已经是自己人了，从纽伦堡审判开始，他们就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所发生的事件始终怀着一种不现实的感觉。

主要的头儿都已死了，轮到了一批比较小的——外交官，将军，生意人，企业家，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是的，这是一批大规模杀人的技术专家，这是些像波尔或奥伦多夫一样的专家。

轮到法官了。还在不久以前，他们以法律的名义说话和

行动。现在他们自己在受审了。

他们四个被带进大厅，坐在被告席上。雅宁冷淡地看着还空着的法官席。哈恩在手上摆弄着耳机。拉姆倍闭上眼坐着。霍夫施特特尔在注视左面小屋里的翻译人员的准备工作。

被告席的前面放着几张桌子，桌旁坐着一些身穿黑罩衫的辩护人。除了坐在雅宁对面的那个辩护人外，这都是些庄重的、上了年纪的、戴着眼镜的人。在他们面前的桌上都放着一个胀鼓鼓的公事包和一叠一叠的文件，他们正在关心地翻阅着。

坐在雅宁对面的辩护人完全和他的同事相反。这是个还比较年轻的人，三十五岁，秃顶，一双黑眼睛在他那表情严肃、意味深长的脸上增添了魅力。他坐着，并不去动放在他面前的公文，他把焦急的目光投向四周。他的同事们，旁听席上的听众，以及所有这些长时间的准备工作，都使他感到激怒。他焦急地望着远处的门，法官们一定是从那里出来的。

坐在右面桌子旁边的是原告代表——戴基乌斯·劳森上校，梅特尤·梅林准将和艾普·莱特尼茨少校。他们三个都穿着美国军装。在他们后面，紧紧拥挤着一小群他们的助手、副官和几个妇女辅助队队员。

劳森四十岁左右。人们可以正确无误地认出他是南加里福尼亚州人。他满怀信心和精力充沛，这种信心和精力仿佛也传给了他的同事。莱特尼茨是个身材不高的皮肤褐黑色的人，留着胡子。他给人的印象是个沉静而精明的人。

“法庭宣布开庭。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和这个崇高的